皇清經解

仁12
478
145

東洋
庚20
145



毛鄭詩考正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周南關雎首章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震按古字鷙通用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郯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後儒亦多有疑猛鷙之物不可以興淑女者考詩中比興如鴞斯但取於衆多雎鳩取於和鳴及有別皆不必泥其物類也

傳窈窕幽閑也　震按窈窕謂容也其容幽閑窈窕然禮四教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德之表
二章傳流求也 震按義本爾雅考詩意謂荇菜生流水之次有
潔濯之美可以當求取耳
箋云左右助也 震按左右謂身所瞻顧之左右也
五章傳芼擇也 震按爾雅芼搴也郭注云謂拔取菜呂伯恭讀
詩記引董氏云芼熟薦之也說各不同皆緣辭生訓耳芼從草
毛聲菜之亭於肉清者也考之禮羹芼菹醢凡四物肉謂之羹
菜謂之芼肉謂之醢菜謂之菹菹醢生爲之是爲豆實芼則濆
烹之 禮注濆肉汁也芼之言用爲鉶芼孔沖遠義疏以周官醢人陳四
豆之實無荇菜而謂詩咏時事用殷禮由芼字失其義故不知
詩中已明言爲芼非爲菹也菹與醢相從實諸豆周禮七菹韭

菹菁菹茆菹葵菹芹菹箔菹是也芼與羹相從實諸鉶儀
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昏義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內則雉兔皆
有芼是也
葛覃三章傳言我也 震按義本爾雅詩中言與云互用皆辭助
卷耳二章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 震按此及下傳疑轉寫互譌
崔嵬高貌也凡高山其下多石爲之基故爾雅石帶土謂之崔
嵬
四章傳石山戴土曰砠 震按砠字从石以石上見也故爾雅土
戴石爲砠
漢廣首章南有喬木不可休思傳思辭也 震按經文思或作息
者轉寫之譌爾雅休蔭也郭本作庥庇也字通用休求泳方各爲韻思皆

句末辭助韓詩外傳引此作不可休思凡詩中用韻之句韻下有一字或二字爲辭助者必連用之數句並同不得有異惟不可休思思譌作息及歌以誶止止譌作之遂亂其例

召南鵲巢二章維鳩方之傳方有也震按詩中方房通用小雅既方既阜大雅實方實苞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是方有房義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方與晉灼云音房豫是方有房音方之猶居之也

羔羊首章傳大夫羔裘以居震按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傳因退食自公爲退朝而燕居故云羔裘以居考之詩辭蓋在朝方退自公門出見者賦以美之也

騶虞首章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震按騶虞之爲獸名既不見於爾雅說者或以爲囿名或以爲馬名皆不足據證漢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齊魯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於射義所謂樂官備也義似明切蓋騶趣馬也虞虞人也月令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皇甫侃云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故爲七騶春秋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注云六閑之騶又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孔沖遠云掌馬之官兼掌御事周官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山田澤野據是言之騶與虞田獵必共有事詩因而兼言兩官耳舉騶虞則騶之知禮虞之供職可知而騶虞已上之官大遠乎騶虞之微者尤可知歎美騶虞意不在騶虞也所以美君也壹發者君也

邶綠衣三章女所治兮 震按陸德明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今考如字是也上以綠喻妾以綠之爲衣喻妾上僭此更言綠者方其爲綠未爲衣也由女工治之以爲衣則衣矣其故在所治也喻妾上僭君子嬖之則然耳於妾何責觀異日州吁之事則前兩章憂不徒在已之失位此又能不責衆妾而思古人善處之道反已使無過焉所以爲賢

日月首章逝不古處 震按古處謂凡相處之以禮稽於古而不可易者是也

箋云寧猶曾也 震按寧猶豈也篇內四言胡能有定皆反覆期望之辭苟能有定則寧終不我念不我荅乎俾也可忘言已往之德音無良者使可忘也報我不述言以恩意酬荅不復循其



已往之行也前二章以日月之照臨覆冒喻君子之當我顧我報殺二章以日月之出有常所喻君子之當有常禮待已舊說辭意過於怨與綠衣之言異矣

雄雉雄雉四章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震按上言展矣君子既婦人謂夫之稱此君子不當如箋說爲衆君子盡百爾君子謂凡所爲之在君子者也道遠不來今既不知君子之德行矣然念其平日之不忮不求有素履可信者如是則亦焉往不善乎又美之而以自慰也

匏有苦葉首章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已上也 震按義本爾雅然以是說詩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乎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引履

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字又作濿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衞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

二章傳由輈已上爲軏震按詩以軌與牡韻當爲車轍之軌古音讀如九毛詩葢譌作軏遂以車軾前之軏解之軏讀如范不與牡協釋文又有車轄頭之說轂末名軑軸末名轄周禮大馭祭兩軑禮記少儀篇作祭左右軌軌乃軑之譌杜子春改大馭之軑爲軏葢轂末名軑者漢人通譌作軏遂改軑以從之於是經書字書不復有軑字而轂末與輗之植者衡者竝名軏矣一

車之中二名溷淆轂末軸末又溷而同名軏軌軌三字更轉寫

震爲此釋文車轄頭之說所由起軑从車幵聲讀如笄轂末也軑外車只聲輗內之輈也軌从車九聲車轍也軌从車凡聲車軾前也經傳中譌文相承當各詳審正之

谷風五章傳慉養也箋云慉驕也震按說文慉起也引此詩小雅蓼莪篇拊我畜我箋亦訓爲起起如晉語世相起也之起章注云起扶持也不我能慉益承上章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自言盡心力如此而其夫乃不以爲能相扶持起家反雠視之蓼莪篇上言鞠我既爲哺養下言育我又爲覆育而畜我承拊我下拊撫摩也畜扶持也畜亦當作慉省文假借耳

傳阻難也 震按阻絕隔也不復念及之謂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言既不復念我之善如賈之不見售

靜女首章俟我于城隅傳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 震按傳箋皆就城隅取義非詩意也城隅之制見考工記許叔重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據記考之公侯伯之城皆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天子諸侯臺門以其四方而高故有隅之稱言城隅以表至城下將入門之所也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此媵侯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姊從冕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後入愛而不見迎之未至也



戴侗隱然說文引此作夔彤管之法女史書宮中之法度故春秋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自牧歸夷言乎說舍近郊也爾雅郊外謂之牧荑亦以爲潔白之喻美其管美其荑設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見其人繼思得見其物始言至城下終乃言至於郊非寔有是事可知靜女之刺思賢媵懷女史之法者也蓋衛人擬其君之宮中無是女以備嬪媵及女史之法廢也學者早聞城隅而詩遂失其傳矣

二章說懌女美 震按女當音汝指彤管言與下章匪女之爲美指荑而言同彤管有煒美矣寔因靜女所貽而說懌之以彤管寄意規過故當悅懌者也

新臺首章傳邊餘不能俯者箋云邊餘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

之辭故不能俯者也震按方言簟或謂之遽苗其麗者謂之遽
簏蓋粗竹席之用以爲囷者晉語曰遽簏不可使俯以其疾似
之故名爾雅遽簏口柔也柔者媚也以言媚人者常仰觀顏色
病若遽簏之不能俯故又爲口柔之名遽簏不鮮言宣公媚於
齊女徒有遽簏之狀見之不新鮮讀如史記數見不鮮之鮮下
章不殄當從箋讀爲腆腆善也儀禮腆字古文皆作殄
三章傳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震按傳本國語箋本爾雅雖然未詳戚施所由名說文引詩作得
此蘧蒢蘧七宿切蒢式支切又名蘧篨蘧力竹切說文誤併蘧
與蘧爲一字竝讀七宿切於蘧字下云无當作蘧當作蘧詹諸也
蟾蠩詹諸當作蟾蠩其行无无當作蘧蘧於蘧字下云



蟾蠩詹諸也言其行蘧蘧蘧蘧之蘧說文但用无今爾雅轉寫
譌作蘧釋魚篇云蘧蘧詹諸陸氏釋文蘧起據反蘧音秋竝非
也蘧蘧古字通用戚施戚當讀七宿切以其皮戚戚其行施施
故名詹諸爲物狀卑佞故不可使仰之疾似之遽簏戚施本物
名因以爲疾名又因疾名而爲口柔面柔之名宣公非兼有二
疾狀其媚於齊女之可醜而已言非燕婉之求徒彊爲此態也
鄘君子偕老首章傳箋衡笄也震按衡與笄二物鄭康成注周
禮追師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正義引此注
非是乘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縣瑱笄卷髮者衡下加笄字
儒者之未審遂以鄭注衡之制移之於笄矣正義去此四字非是後
三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后

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震按鄭說詳周禮內司服注辭證明審說文瑳字注云玉色鮮白亦與展衣白義合

定之方中三章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震按舊說失詩之辭意上言載星早駕乃其急農事以蕃育人民出於秉心之塞淵者也此章本指美文公盡心於人民美之不已而末及馬之衆多言非特於人其秉心如是也卽所以致國之富者騋牝已三千矣

衞淇奧首章傳綠王芻也竹扁竹也震按義本爾雅綠卽所謂終朝采綠禮記大學篇引此作菉後言綠竹如簀則一草之藉於地如蓐簀也

三章傳重較卿士之車震按較在輢上車之兩旁可凭者以其寬廣言君子之寬仁自得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曰重較

上寬兮綽兮重據左右言明矣此不獨卿士之車爲然傳因詩傳合非禮制也

氓五章靡室勞矣震按言無可舉一事以爲勞則室家之務事事勤勞也

木瓜首章傳瓊玉之美者震按瓊非玉之名凡言玉色美曰瓊言他物之美潔如玉亦瓊加之

二章傳瓊瑤美玉震按瑤蓋玉之次故禮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

王大車首章傳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震按蘆字譌當作葦孔沖遠不能考正而溷蘆菼爲一非也夏小正七月秀葦葦傳曰

未秀則不爲藿藿秀然後爲藿藿未秀爲蘆是葭與蘆乃藿
曰葭莢曰藿藿及今人曰蘆荻皆竝舉二物蒹葭藿荻一也葭
蘆葦一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多本毛詩於莢字云藿之初生然
則毛詩轉寫譌失顯然矣

鄭羔裘首章舍命不渝箋云舍猶處也　震按古字舍釋通禮記
舍菜即釋菜是也又澤釋亦通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
謂凝冰復釋故李軌音釋是也管子引此詩作澤命不渝澤與
舍義竝爲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
遵大路二章傳遘棄也　震按說文引此詩作敦義與傳同當讀
市由切

女曰鷄鳴三章雜佩以贈之　震按以韻讀之贈當作貽蓋字形
轉寫之譌
出其東門首章聊樂我員　震按員旋也言聊樂於與我周旋下
章又言聊可與之歡娛娛對員爲義古字云員通小雅正月篇
昏姻孔云釋文謂本又作員春秋傳曰其誰云之云與員皆周
旋相親之意
二章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　震按釋文且音徂引爾雅
云存也今考爾雅徂有兩義一云往也一云存也古字省徂通
用且思且對思存爲義匪我思且言非我思之所往也
齊載驅首章傳發夕自夕發至旦　震按發又有發卸之義方言
云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然

則發夕謂夕而卸車與正合齊人語又郭璞云今通言發寫寫
卽卸字古音夕似略切發夕與發卸語之轉耳不必作朝夕之
夕解發夕謂解息車徒與豈弟翺翔遊敖尤語意相邇一章言
車徒休解二章言安行樂易三章言翺翔以往四章遊敖自縱
皆在道路指目之

魏陟岵首章傳山無草木曰岵 震按此與下傳疑轉寫互譌爾
雅釋山曰多草木岵劉熙釋名云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
也

二章傳山有草木曰屺 震按屺亦作崥爾雅釋山曰無草木崥
劉熙釋名云屺圮也無所出生也

伐檀首章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 震按檀者堅韌之木其
材中車輻輻輪轑也故下云伐輻伐輪變文以就韻耳伐檀乃
寘之河干蓋詩人因所聞所見而言之以喻急待其用者寘之
不用也因歎河水之清而譏在位者無功倖祿居於汚濁盈廩
充庖非由已稼穡田獵而得者也食民之食而無功德及於民
是謂素餐也首二言歎君子之不用中五言譏小人之倖祿末
二言以爲苟用君子必不如斯互文以見意

碩鼠二章傳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震按箋與傳相足其
說是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遂其性不違生人之
正道

唐蟋蟀首章傳聿遂 震按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
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曰

遹三字互用爾雅遹自也述也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睨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劉向同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修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胥宇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遹追來孝竝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昳字注云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引詩昳求厥寧然則昳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　震按四牡傳又云監不堅固也周禮鴟羽首章傳監不攻緻也震按漢書云不以在亡爲辭亡與婦功辨其若艮注云鄭司農若讀爲監謂分別其縑帛與布

之麤細與絲注云受其麤監之功以給有司之功用其良功者與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此可與毛詩相發明監即艮監之監王事靡監言以王事之故必當無監盡力爲之也　鄭生首章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震按漢書云不以在亡爲辭亡此者今不在此也既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誰與獨處亦不辭與當音餘誰也誰與自問也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其夫從征役不歸生死未可知婦嗟無所依託故以葛藟之必得所依爲興而言子所美之人不在此留誰獨處哉反顧歎傷之辭明其爲一婦人隻身無託也

秦駟鐵三章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　震按田車亦無鸞在鑣之制蓋轅車鸞鑣本非對文轅車也鸞也鑣也三者皈因所

見言之耳

小戎首章傳游環韔環也 震按釋文作靳環引沈重云舊本皆作靳今考下言陰韔淺續傳曰續續韔也箋曰淺續白金餙續韔之環然則靳環與韔環乃二物詩竝言之轉寫譌溷後人遂莫之辨春秋傳言如驂之靳說文靳當膺也蓋詩謂之游環春秋傳謂之靳漢時謂之當膺驂從靳而後於兩服其首正當兩服之胷於此有環以貫其外轡箋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可與箋相足下陰韔傳箋不詳其所在孔沖遠云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驂馬頭不當衡別爲二韔以引車今考車前揜版共上不堪任今時車騑馬之韔繫於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



上於揜軓之前故稱陰韔耳

兼葭三章傳采采猶萋萋也 震按此與曹詩采采衣服皆言其色之光澤

無衣二章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汚垢 震按釋名云汗衣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鄰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胷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

權輿首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 震按傳箋皆本爾雅郭本爾雅屋作榷李巡本作幄然經傳中言夏屋多矣皆爲覆荅屋之名此詩二章據燕食之際禮意寖薄而言或袒或袒之盛稱之爲夏屋渠渠猶詹詹言邊豆大房國語言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記言周以房俎義益近之

陳墓門二章傳鴞惡聲之鳥也 震按此及魯頌翩彼飛鴞皆讀雪喬切司馬彪以爲小鳩是也似山鵲而小短尾多聲春秋傳謂之鶻鳩鵂鶹之鶹讀吁驕切卽鵂鶹語之轉耳鵂鶹合二字爲名不可單言鶹亦不可單言鵂鵂者今之鵋也說者往往溷鵂與鵂鶹爲一物此詩以多聲與下歌以告諫義無取於惡聲說者則以爲歌彼之惡獸頌稱懷我好音非惡聲之鳥所能又以爲食桑黮而改其鳴恐皆未合詩之意

歌以訊之訊子不顧傳訊告也 震按訊乃誶字轉寫之譌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誶也皆當爲誶誶音碎故與萃韻訊音信問也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離騷篇謇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誶子不顧又爾雅誶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則郭本誶不作訊明矣今轉寫亦譌張衡傳思元賦注引爾雅仍作誶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益於誶訊二字未能決定也

月出三章勞心慘兮 震按慘七感切方言云殺也說文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懆字轉寫譌爲慘耳懆千到切故與照燎紹韻說文懆愁不安也引詩念子懆懆今詩中正月篇憂心慘慘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抑篇我心慘慘皆懆懆之譌釋文於北山篇云字亦作懆於白華篇念子懆懆云亦作慘慘蓋未能決定二字音義亦猶誶與訊之溷淆矣

檜匪風首章匪車偈兮 震按漢書王吉傳引此作揭兮揭者疾驅揭起也

曹蜉蝣首章於我歸處 震按詩言蜉蝣之有羽是亦衣裳楚楚也然其爲時暫矣過此且於我乎歸處心憂之而不能已其辭若有難顯言者蓋蜉蝣之羽無異人之衣裳楚楚可言也人之不可言也憂蜉蝣之於我歸處以言我之將與蜉蝣同歸也人皆爲蜉蝣我豈能獨久乎共處此國固共受其敗子產謂子皮曰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作是詩者意若此矣

三章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 震按掘說文引此作掘云突也突者掘起之意即箋所謂掘地也荀子言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蓋閱與脫通箋所謂解閱正此義然則蜉蝣掘閱





蓋從箋說爲始生時堀起解脫堀掘通用閱讀爲脫

候人三章傳薈蔚雲興貌隮升雲也 震按前二章言小人之不克稱其寵遇此章則言君子雖遭退廢處困窮不失常度故曰薈蔚然者南山之朝朝升雲也婉孌然者季女之於斯守飢也蓋美其守而悲之

豳七月首章七月流火 震按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故孟秋之月火西流此惟周時則然虞夏書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與夏小正所云五月初昏大火中者合蓋六月流火矣今時寔八月流火正授衣之時凡以星紀候二千一百餘年差一次於時差一月所以然者恆星右旋二萬五千餘年而一周其東移甚微以是爲星直黃道之差數謂之歲差日發斂一終而

成歲差數生於恆星不生於黃道是故歲功終古不忒而夏小正月令之中星隨時爲書以示民定十二次之名屬恆星中氣節氣屬黃道恆星歲歲漸移而日躔黃道無過不及斯可於古今星象之不同無惑也

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震按後儒以是詩爲周正所自起又或於言日言月穿鑿爲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正四方卯爲正東午爲正南酉爲正西子爲正北丑寅爲東北之維辰巳爲東南之維未申爲西南之維戌亥爲西北之維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由來久矣十二子始正北子爲一丑爲二寅爲三卯爲四以之繫日子月可云一之日丑月可云二之日以次而終於十二若言十有一月黼發十有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文稱一之日二之日下三之日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連文也九月十月若言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稱九月十月詩中又曰春日日鑿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各隨乎文之自然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言卒歲凡所以表民事莫善於夏正也

二章始及公子同歸震按經傳中男女皆曰子後爲公子裘自豳之子也此及爲公子裳自豳之女子言之則謂公之女公子也春秋傳有女公子之稱言者異其所指因之而

異自見公之女公子及民之女子有及時將嫁者詩託此爲之辭曰始及公子同歸言將與公之子同時而嫁也婦人謂嫁曰歸於言外見上下相知如一家矣

三章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震按條如厥木惟條之條爾雅釋木云桑柳醜條醜類也郭注云阿那垂條是也

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震按猗如有寔其猗之猗猗然長茂也

四章四月秀葽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震按葽者幽莠也戰國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夏小正四月秀幽幽葽語之轉耳

十月隕蘀傳蘀落也震按草木之將落者曰蘀鄭詩譜分篇傳



箋云槁謂木葉也

五章曰爲改歲震按聿爲改歲猶言歲之將改也既卒歲始改歲言改歲者以見三時勤勞至此冬寒無事待春乃農事又起

今且入處於室以避寒耳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也

東山首章烝在桑野震按爾雅疏引詩之辭意皇當爲皇遽之皇言以四國之故皇遽不寧故下云哀我人斯

破斧首章四國是皇震按詩二章又缺我錡傳錡震按下章傳木屬曰錡而韓詩錡木屬錄鑿屬說文無柯字

文錄一解云今之獨頭斧管子書論山鐵稱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鎛一樝一鉏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

一釭一鑽一鑿一鉡一軸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
箴一鉡然後成爲女錡與鉡今古器物異制殊名益莫可考司
馬法曰鼙一斤一鑿一柄一鋤周鞏加二板二築詩之所
舉輞轂任器與
四國是吪震按程子云吪動也爲是四國之亂振動
三章四國是遒震按說文遒迫也程子云加切於吪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七終

嘉應生員葉　蛟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八

毛鄭詩考正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學海堂

休寧戴吉士震著

小雅常棣首章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
也古聲不柎同震按鄂不今字爲萼跗國語華不注之山韋昭
云華齊地不注山名又蘇韋之跗注雜問志作不注杜預云戎
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益不注今字爲跗屬也此跗通用不
之明證學者不究六書之義習於所知駭所不知於是經益不
可治矣程子云常棣華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
三章況也永歎傳況茲震按茲今通用滋說文茲字注云艸木
多益滋字注云益也韋昭注國語云況益也詩之辭意言不能

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歎而已
四章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傳烝塡箋云古聲塡寘塵同 震按烝衆也語之轉耳朋友雖衆猶無助以甚言兄弟之共禦侮也
伐木二章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震按此言寧適有不來者乎喜其畢來之辭也微猶非也 如微我無酒之微 以其畢來明庶幾非我不顧非有過愆惓惓致其親好如是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意轉疏矣
三章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 震按箋據上章言諸父諸舅故以爲父之黨考之經傳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諸侯謂大夫亦然稱之父舅尊之也蓋同姓異姓舉矣舉凡異姓不專爲母之黨此章言兄弟

即上所稱諸父諸舅亦同姓異姓舉衆之辭稱之兄弟親之也
兄弟與昆弟在儀禮喪服爾雅釋親截然有辨喪服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已下爲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蓋惟小功已下漸即於疏故加等若大功已上則昆弟也世父母叔父母也從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孤相依而加等哉期與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功已下而相恤斯進之也記又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篇內明言夫之昆弟無服此兄弟服即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是也譏夫爲之小功者妻降一等則總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章夫之諸祖父母在總麻章此降一等

之謂禮記服問篇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夫之外祖
父母從母緦也外親之服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此
二者小功其餘皆緦夫爲之緦者妻降一等則無服禮之稱兄
弟通乎尊卑如是爾雅釋親曰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
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通其義凡同姓
異姓既漸卽於疏者而與之相親好皆得稱兄弟在喪服則小
功已下爲兄弟散文則昆弟亦曰兄弟以是求之諸經及傳記
其義例異同可無扞格矣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　震按此設言若無酒則我猶卒爲一
宿之酒而不以無爲辭

天保五章羣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　震按韋昭氏國語云



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凡
經傳言百姓皆此義惟東晉枚賾奏上之古文尚書謂庶民爲
百姓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中異指

徧爲爾德　震按百姓之爲德皆法上之德言其德足法也

出車三章王命南仲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　震按毛詩篇
義以采薇出車杕杜三詩繫之文王時文王猶服事殷故於詩
中曰天子曰天命以爲殷王徒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
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成康已後昭穆共
懿孝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
百餘年間固亦有玁狁崛猾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
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乎漢世有謂采薇爲懿王時詩

者雖未爲通證其非文王時則決然可知文王之臣亦不聞有南仲也

魚麗三章傳鱨鮀也 震按爾雅釋魚首刻鯉鱣鱨鮀鱧鮫六名當從郭注爲六物

旨且有 震按有猶備也義進於多後三章曰嘉曰旨皆美也曰偕曰有皆備也多貴其美美貴其備備貴其時酒之備謂諸酒物之備謂水陸之羞

南有嘉魚首章烝然罩罩 震按烝然衆也罩罩疊字形容之辭不當爲捕魚器說文引詩烝然鮽鮽蓋與棹通魚搖棹也故以與燕樂

二章烝然汕汕 震按說文云魚游水貌引此詩

蓼蕭首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震按燕安也後孔燕豈弟同諸侯來朝無愆則天子嘉之而與之燕見笑語由天子嘉之則諸侯幸於無過而處其國得長保康樂也寓勸戒者深矣

四章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 震按韓詩云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在鑣之說誤

六月首章我是用急 震按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謌作急義似劣矣急字於韻亦不合采薇篇翼服戒棘爲韻常武篇戒國爲韻

四章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 震按于鑊猶者 震按孔沖遠以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池陽今之西安府三原縣瀙

屬左馮翊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衆處于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于鎬平定然後歸也涇陽漢安定郡朝那涇陽之地今平涼府平涼縣大原卽安定郡高平今平涼府固原州後儒不審地形以晉陽之大原池陽之瓠中牽合誤證顧炎武云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必不料之于晉國以國語宣王事證此詩非無關究者矣

采芑二章約軧錯衡傳軧長轂之軧也朱而約之　震按軧說文亦作軜从革孔沖遠以軜爲長轂名非也軜卽考工記之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



飾故曰長轂之軜

韓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　震按古字甫圃通義皆爲大國語曰藪有圃草囿有林池章注云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財用之也詩之甫草卽國語圃草耳不必如箋說又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章句云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

吉日二章漆沮之從　震按此卽禹貢之漆沮合二字爲水名者分言之則非也在涇東渭北酈道元水經注以爲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漆沮水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南入於渭雲陽今淳化縣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竝屬西安府程泰之雍錄云禹貢漆沮惟石川河

正當其地

無羊首章九十其犉傳黃牛黑脣曰犉 震按爾雅通謂黑脣者為犉又云牛七尺為犉詩之義蓋言肥大者之多

四章衆維魚矣旐維旟矣 震按二句雖皆以維字為辭助不拘於對文詩中如此類甚多蓋言夢而見魚之衆有又見旐與旟耳

節三章秉國之均傳均平 震按漢書引此作秉國之鈞鈞謂鈞石權衡

六章誰秉國成傳成平也 震按古義成與平互訓平斷之曰平定其議曰成在春秋兩國相和講則平解曰平其結好之議曰成在獄訟則平治之曰平所劾罪寔曰成往莅之以驗其狀亦曰成又百官之計要通曰成周禮大宰之職所謂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有聽政役聽師田聽閭里聽稱責聽祿位等此詩所以致刺於秉國成者不自聽治而百官族姓終受亂政勞敝也

正月四章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震按以正陽之月而繁霜似天之降災然治亂在人而已故言自民今方殆之時視天意似夢夢然不可知使人既能有定則亦無人不勝天者矣非天寔有憎於人特人之取憎於天故也期望以人定勝天之理不至終危殆不救有定謂改其暴虐不常循於治道

十三章蔌蔌方穀 震按釋文云本或作方有穀非也考今本竝誤增有字當從釋文為正

十月之交首章傳之交日月之交會而日食震按劉原甫始疑爲夏正十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非也梁虞劇唐傳仁均及一行並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近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劇諸人傳會後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朗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侻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疾在析理未精猥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懸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脩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

醜又言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薇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薇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已自責知其薇而醜之則脩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凡日月之行日躔一度則月逾十三度有奇三百六十五日不及四分日之一日纏黃道一周月道交於黃道半在其南半在其北最遠相距不滿六度二十七日過四分日之一而月逾一周二十九日過半日而月與日會整用之爲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朔策歲氣相校於是爲小歲十二朔大歲十三朔以正四時大歲者有閏月之年也日月雖會非當其道之交不食近交乃有食朔齊行也望遥對也日薇於月體故日食恆在朔月薇於地影故月食恆在望日高而月卑其間相去甚遠又以宜體揜薇者易地則殊觀故日食各地不同月之食乃適爲虛影所揜薇故其食分之淺深天下皆同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薇於地也是謂闇虛月過則食闇虛云者闇而異於宜體卽地影之名

八章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 震按悠悠長也里如雲漢篇云如何里之里古字里悝通憂也言憂之長至於甚病

雨無正首章昊天疾威 震按孔沖遠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陸德明云本有作昊天者非也今考巧言首章三言昊天不變文相避孔說爲得

四章莫肯用訊 震 按訊乃誶字轉寫之譌誶告訊問聲義不相通借

小旻二章潝潝訾訾 震 按訾訾劉向以爲背君子是也豈有小人而謀臧者哉詩中言謀臧謂君子之謀也不臧謂小人之謀也君子之謀出則衆小在位訾訾然詆毀而共違之小人之邪議則潝潝然一倡衆和而共依從之其黨同伐異如是何以供君之職故爾雅云潝潝訾訾莫供職也

五章民雖靡膴 震 按韓詩作靡膜以韻讀之當從韓詩爲正膜莫朴切美也 左思魏都賦 膜胲垌野 民雖靡膜言雖無畢具美德者固或哲或謀或肅或艾矣

巷伯五章驕人好好 震 按爾雅旭旭憍也郭注云小人得志憍



蹇之貌讀旭爲好今考好與旭古音竝許九切

蓼莪首章匪莪伊蒿 震 按莪俗呼抱孃蒿可以知詩之取義矣

四牡篇以翩翩者鵻興將父將母鵻即祝鳩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說曰鵻性孝故爲司徒主教民此學詩者所以勿忽於草木鳥獸之微也

三章鮮民之生傳鮮寡也 震 按春秋傳鯀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有少孤之意名無怙恃曰鮮民

大東首章有捄棘匕 震 按匕之用三以別出牲體以挹湆以取黍稷捄匕端勺貌

二章杼柚其空糸云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 震 按方言云士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言役作於周而至窮空也

四月首章胡寧忍予箋云寧猶曾也　震按寧猶乃也語之轉下
章謂我有同

二章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　震按春秋宣十二年傳引此詩杜注云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此猶未得語意王介甫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北山二章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　震按賢之本義多也从貝臤聲此與禮投壺射某賢於某若干純之賢皆用本義孟子說此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謂從事獨多人逸已勞如詩之後三章所云是也增成勞字明作詩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爲此言非以勞釋賢箋就賢才說尤失之凡字有本義屬乎偏旁其因而推廣之義皆六書之假借賢本物數相校



五章震按此已下皆刺虛名無其實以酒而曾非漿佩璲在官而曾非才之長天漢視之有光如河漢非實漢也織女日更七次非實織也

六章不成報章傳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震按織者之行緯一往必有一復如是而成布帛經緯有章故曰報章織女雖日更七次有往無復非實能成此絲縷往復之章報者復也往來之謂也

七章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震按揭然斗柄貌斗柄當心尾之間箕見於南方則斗柄固迤西矣不必如孔沖遠說以所謂南斗者當之也上三章內以天象比王官言其居尊顯之位無利澤及民末更終之以且欲貪取於民令人見之而畏

而多之名因謂多才爲賢又專謂多善行爲賢由是習而忘乎作字之初矣

四章或慘慘劬勞 震按釋文云字亦作懆今考此及下章或慘慘畏咎竝懆字轉寫譌耳慘毒也不可用爲叠字形容之辭懆懆愁不安也

無將大車首章祇自疧兮 震按白華篇與卑爲韻者疧之本字也此與塵爲韻者乃癙字省作疧又轉寫譌耳釋文都禮反誤當音珥

小明二章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箋云四月爲除 震按爾雅四月爲余孫叔然本作舒李巡云萬物生枝葉故曰舒也鄭蓋讀余爲除孫李之說似優於鄭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韻涂直魚切除涂正同音古字通用方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月周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歷暑至秋末尚未歸故云爾下章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張以宓謂與厥民隩之義同民方聚居於隩時今考方除方奧辭意亦似迫於臀發栗烈之際而往非春和氣温也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聿云莫采蕭穫菽以夏正季秋周之仲冬也若夏正之歲莫非采蕭穫菽時矣倘自夏正二月春温時往至於其秋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前六月篇六月棲棲張以宓謂盛暑非獵狉人寇時合以十月之交爲幽王六年建酉之月詩中用周正不一而足何說詩說春秋者盡欲歸之行夏之時一語而謂古人皆不奉時王正朔可乎

甫田二章以社以方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震按水土之神曰社四方之氣利我嘉穀故又祀方社非祭地方非方望周禮后土與社爲二而春秋傳曰后土則社者謂后土之官以配社者耳人官名后土非謂社后土中庸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禮大社禮小舉二者以該事神之禮故言事上帝不言后土非省文也上帝至尊既曰上帝則百神可知禘禮大嘗禮小亦舉二者以該宗廟之祭

三章攘其左右 震按攘援袂出臂也左右者謂手耳出臂而取以嘗之

四章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震按孔沖遠云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其說近是報猶答耳凡祭社樂章末皆綴以頌禱之辭不與上文爲義

大田四章來方禋祀 震按方且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言會孫之來且於秋成而禋祀獲福舉大以該細不止一祀也

瞻彼洛矣二章韎琫有珌傳韎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盪琫而瑲珌大夫鏐琫而鏐珌士瑲琫而珕 震按傳內珌字凡六見皆當作鞞鞞琫有珌亦猶上章云鞹鞃有奭耳奭赤貌珌文飾貌許氏說文云珌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有奭有珌猶曰奭然珌然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琫說文以鞞爲刀室殆誤會毛詩鞞容刀鞞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 俗作鞘 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珌可據以正說文又篤公劉篇鞞琫容刀傳云

下曰瑣上曰琇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瑣字乃轉寫致譌無疑

桑扈三章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震按古字不通作不大也那如有那其居之那安也言大自斂而不敢肆大知難而不敢慢則宜受福大安也凡詩中不顯不承不時不寧不康皆當讀爲丕詩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丕顯丕承也書立政篇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

車舝首章間關車之舝兮傳間關設舝也震按軸端鍵謂之舝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車行則轂端鐵與舝相切有聲間關然二章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震按依然安適貌與依其在京之依同

四章鮮我覯爾震按言鮮矣我之得見爾美其賢之辭言世所罕見也

賓之初筵首章以祈爾爵箋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震按求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罰女矣非也爾爵與上獻爾發功之爾亦不得有異言各自求中以辭爵耳射義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三章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震按傳本爾雅然詩中如有蕡有鶯之類並形容之辭此以形容百禮既至禮無不備而行之既盡其善壬壬然盛大林林然多而不亂白虎通德論釋林鍾之義云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

各奏爾能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

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震按康成此箋可以補禮經之闕逸亡於禮而見於詩也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仇讀曰斟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震按此詩首章言射禮之飲酒次章言祭禮之飲酒兩不相蒙傳說非也仇之義爲匹傳故傳合於射之耦箋讀爲斟音俱以韻考之不協仍當如字凡物相耦對曰仇特牲饋食之禮賓二爵二觚四觶於篚兩兩相耦對故因呼之曰仇猶稱射者曰耦稱賓曰三獻稱嗣子曰舉奠禮中因事與數以命其人及物者甚多便文呼之非其定名往往失傳手如手劒手弓



之手手仇謂執爵賓二獻是其事室人入又則佐食爲加爵士禮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天子之禮大佐食亦爲加爵又言佐食而賓長不言可知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震按箋據禮之次以詩指無算爵言無算者無次第之數惟此時心所欲進不必以序也康空語之轉（轉說梁春秋四穀不升謂之康注云康虛）字又作漮方言漮空也既旅而二觶皆虛賓弟子兄弟子乃各舉觶於其長行無算爵此爵謂觶也爵者通名詩中曰能曰又曰時竝以指禮儀四字甚虛而所指四者乃禮之大節目非詳考於禮深知其意不能明也

五章式勿從謂無俾大怠震按勿有沒音沒勉語之轉式勿從

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至甚怠也曲禮國中以策
彗卹勿（卹蘇沒切勿音沒）注云卹勿搔摩也劉向引詩密勿從事今詩
作黽勉從事密勿爾雅作蠠沒又鄭注禮記云勿勿猶勉勉也
盧辯注曾子立事篇終身守此勿勿亦云勿勿猶勉勉此皆語
之轉當讀勿如沒而經師舊失其音未通於古
采菽三章邪幅在下傳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云邪幅
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震按春秋傳云袞
冕黼舄帶裳幅鳥衡紘綖昭其度也幅卽詩之邪幅蓋與袞
冕之屬尊卑各有等差內則偪屨著綦釋文云偪本又作幅蓋
幅古音與偪同（皆彼力切）二字通用鄭注內則云偪行縢是偪與行
縢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縢也不以爲一物者行縢無

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偪詩以邪幅配赤芾諸
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已亡姑就行縢言之耳古者登坐燕飲
於是跣以爲歡失之亦爲不敬故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飲酒
褚師聲子韝而登席公怒罪其不跣韝也解韝就席必露見此
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此詩殆亦與諸侯燕飲
所歌以跣韝登坐美其慎於威儀不怠也
菀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震按蹈謂動變不
常古音蹈徒侯切與柳上去爲韻）
都人士二章綢直如髮（震按以髮之綢緻且直故曰綢直有如
此髮古語類倒如此）

# 毛鄭詩考正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大雅文王首章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震按詩之意以周德昭於天故曰丕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丕時箋於桑扈篇之不戢不難不那生民篇之不寧不康直順其文說之於此詩不顯不時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詩中凡言不顯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為反言讀傳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蓋以不字為發聲爾雅不潰即詩所言河之潰郭注云不發聲又遍有不類不若

卽周禮之靁鼓若鼖不皆發聲可據證也然經傳中言丕顯多矣古人金石銘刻丕顯多作不顯二字通用甚明傳箋各緣辭生訓失其本始

二章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　震按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陳錫載周而以能施及布利釋其指蓋陳布也古字載與栽通栽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語說之日故能載周以至於今是也韋昭注國語於前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及後晉語公子欒曰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竝注云載成也載之爲成緣辭生訓耳義皆當爲蕃殖中庸栽者培之鄭康成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或爲茲蓋栽載古竝音茲哉亦同音遂轉爲交通耳下言木支百世豈木得

豐殖而本榦及條枝盛長也

四章於緝熙敬止　震按緝熙者言續其光明不已也敬止者言敬愼其止居不慢也故禮記大學篇引之以明止於至善緇衣篇引之以明愼言行說詩者以止字爲辭助而已於引詩扞格則歸之斷章取義考古人賦詩斷章必依於義可交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字者使斷取一句而併其字不顧是亂經也

六章永言配命　震按篇內命字凡八見皆謂受天命爲天下君惟修德能常合於天心天命在是卽天心在是配命配上帝皆德合天心之謂駿命不易言合天心之難也不修德則躬自絕於天矣詩反覆陳戒如此

大明首章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震按在下者人事在上者天命

此言天人之際明察顯赫本章陳紂之所以亡後七章陳周之所以興皆人事之至明而見天之至赫濯也

二章乃及王季篾云及與也 震按及如周王於邁六師及之之及隨也

四章文王初載傳載識 震按以初載爲始有識緣辭生訓耳鄭康成注中庸栽者培之云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而讀栽如文王初載之載葢古字栽載通爲豐殖爲樹立之義初載謂初免於懷抱能自立之時大姒以是時生故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天若早爲之生配是故適及文王嘉事至止之年而大邦有子亦在許字之年也

八章肆伐大商傳肆疾也箋云肆故今也 震按皇矣篇云是伐是肆是犯突也

緜首章緜緜瓜瓞傳瓜紹也瓞胡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胡故謂之瓞 震按爾雅云瓞胡其紹瓞葢胡者小瓜之種瓞者繼本之瓜其小如胡故以胡釋瓞而紹者爲瓞非紹者爲胡故又言其紹瓞以別之紹爲繼本也陸農師云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末則復大於詩意物理皆得之矣

民之初生 震按生猶造也追言周之初造公羊春秋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注云生猶造也追造也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 震按此漆水在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水在涇東渭北者中隔涇水如舊說沮漆爲二水名以涇東渭北漆沮當之則與幽地不相涉漆沮亦

一水之名故詩書中必連二字稱舉若說文出杜陽岐山之漆水闕駰郦道元皆云謂之漆渠合杜水岐水至美陽注於雍水以入渭杜陽今鳳翔府麟遊縣美陽今爲岐山扶風二縣雍入渭在武功縣界是乃岐周水耳豳地在涇之西南詩譜云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是也漢右扶風之漆與栒邑是其域漆下云水在縣西葢漢志漆水正與縣詩所言始居於豳合其水北流注於涇又名白土川漆與栒邑二縣皆今之邠州縣以水取名則豳地之漆水在古必甚表著涇西漆水涇東漆沮水二水相去百餘里沮漆之沮非水名魏詩汾沮洳傳云沮洳其漸洳者葢水旁地之稱詩推本遷岐所自以太王未遷之前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故曰自土沮漆土其地之謂土傳以居釋土

字得之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震按箋直以陶爲窯俗作窑非也鑿謂之陶燒成謂之甕今呼甕爲甖呼陶爲土鑿復穴而居僅賴此爲之說文甕地室也謂在地上穴土室也謂在土中引詩陶甕陶穴以居之陋不可謂有室家故曰未有家室二章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震按豳雒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既踰梁山自東嚮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

云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既非適岐所取道漆沮水遠在涇
東南流入渭又所不由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即在梁山下之南
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閻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
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
騎衆弗善亦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
三章堇荼如飴傳堇菜也荼苦菜也震按堇有堇葵苦堇之名
乾堇謂之葥堇與荼皆味近苦夏小正二月榮堇采蘩傳曰皆
豆實也爾雅又有堇草郭注云即烏頭也孔沖遠以詩之堇爲
烏頭非是烏頭一名奚毒晉語置堇於肉賈逵云堇
烏頭也蘇秦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
死同患也淮南鴻烈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後魏書曰匈奴

秋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不得爲詩所稱明矣
四章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
執事震按左右繼慰止而言皆莫居事也宣畝繼疆理而言皆
授田事也宣如春秋傳宣汾洮之宣謂通洫澮畝謂因水地之
宜而畝之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又繼宣
畝而言則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桑
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徂東爲
該舉域中之辭
七章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
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
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

子之宮加以庫雉 震按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凡朝君臣咸立於庭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其數同者以君國之事侔而體合朝與門無虛設也天子謂之皐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準考工記宮隅門阿之制言之皐門崇七丈天子之應門路門諸侯之庫門雉門路門皆崇五丈異其名殊其制所以辨等威也考之經傳不聞天子庫門雉門諸侯皐門應門而禮說曰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與此詩箋說合失其傳耳禮記明堂位篇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太廟庫雉據魯而張大其擬於天子之明堂皐應此正足為天子三門無庫雉諸侯三門無皐應之證郊特牲云



獻命庫門之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詩追美太王不曰庫雉而曰皐應蓋以後日天子之制稱其前所立者猶詩中於王季文王之時而稱周京也

九章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繇繇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震按成者獄訟之情實所謂獄成是也質者所以平斷此獄成而論定者也通之則凡簿書議奏待上論定皆謂之成凡平報皆謂之質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天子百官齋戒受質鄭注云受平報蓋質成二字對文成屬下質屬上其平斷罪報於下是為平報自下質於上猶言待平斷於上耳虞芮質厥成是二國以其所

由久爭之成質於文王及至境禮讓之心油然而生遂相讓不爭是文王未嘗平斷之使受賓以退而實有以躯然動其禮讓之心自生而退故曰文王躯厥生下更歸於得人之盛是以教化行而感人心如此

棫樸四章倬彼雲漢傳倬大也 震按倬明貌

皇矣首章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 震按泛言四方之國故曰彼四國傳說是也詩中言四國者多矣皆概舉之常辭故可知若二國則無由知爲殷夏夏已遠必不連及之詩言周之興周所代者殷也故稱之曰此二國此者舉近而切指之辭其政不獲言一治一亂政相反不相得然則周能安定斯民上帝之意當在周矣又究度



四方之國者明天非私於有周苟足以膺天意所屬則莫不增廣其疆恨究度之後而惟眷顧西土遂以此岐山之地與太王乃宅是而爲有天下之基矣

二章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傳配媲也 震按上言岐地闢治乃上帝遷明德之君於此民歸往之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猶天作篇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也申之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當如配命配上帝之配合於天心之謂言天立其合天心者方此之時受命則既固而宜後之日盛大也立妃之說辭不倫

三章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傳對配也箋云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 震按太伯之讓實因文王則作對宜爲生文王能對荅天心之君莫文王若後疊言帝謂文

王猶曰天心如是而文王所爲與之合耳上帝視此岐山之地立之爲大邦又生能對荅之者蓋自太伯王季相友愛之時而文王已生天意已定也然王季之友其兄根於其心惟知友愛而已以見太伯之讓王季雖受之而非其心聖人重親親而輕有天下國家大致如此

五章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震按諸侯相攻伐多出於畔援歆羨之私利其土地此言文王伐密乃爲天吏以荅天下無是畔援歆羨而其內修德政早自爲大德大賢乃可以治夫不受教令者如先登高岸之上以臨下是以密人侵阮而遂赫怒用師上則善承天意以厚周家之福下則民迫望周以荅天下之心敢距大邦云者大邦宜治小侯猶江漢之紀理衆川非以力言實天定之又與誕先登于岸相足互明天之所定未有不由已自至者詩言聖人舉動無非天道義蓋如此

六章侵自阮疆震按密須之國在漢安定郃陰密今平涼府涇州也共與阮宜皆爲周地而阮則周之疆域接於密者密人侵阮徂共猶獵狵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鎬方共阮書傳闕逸莫詳其地鄭箋用魯詩說以阮徂共爲三國毛詩則阮共爲地名徂旅之旅亦爲地名詳繹辭稱侵阮徂共承敢距大邦下爲密人抗周來侵無疑以按徂旅蒙上徂共之徂以密人既侵阮遂往共周出師自先遏抑其往共之衆此顯然可知者惟侵自阮疆之文不可通毛爲密人侵周阮地而升高崗鄭爲周侵阮國下

高岡陵阿泉池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爲言後儒嚴垣叔以爲
周師自阮疆而侵密歐陽永叔以爲周師先據勝地而後侵之
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然則下卽云度其鮮原不幾令人疑
周徙都於密乎合之辭意皆未安疑侵當作寢兵之寢息兵也
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而遂致譌葢上章言伐密之事此章
則言息兵後遷邑之事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密人旣服遂寢
兵自阮疆歸阮邑疆接於密之地軍之所駐也服密而歸猶之
來歸自鎬云耳于是升高以審地勢而遷邑相其陵阿泉池可
卜兵息境安無或敢陳師飲馬於我地者承寢兵而云然以前
此猶有密人來侵服密後德威更遠也乃規度岐陽渭側鮮原
徙居焉逸周書稱王季宅程則文王自程徙此皆不出岐陽百



里之間後伐崇而有其國自此徙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
七章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箋 桉聲與
色謂言貌夏與革當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也不長不尊尚之
也中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此主國中化其明德而不事
於以言諭以貌示爾雅夏大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
之壯大者而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曰旟之革革有猛
急之義鄭志荅張逸云書急疾之鳥隼是也葢夏謂威播遠大
革謂兵力彊勇此主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於以威制以力勝
然但曰不大曰不長則皆有之而人之化服在德之明不在此
耳不識不知又謂無私智計度惟順乎天道之宜然詩於文王
伐密伐崇必推本於應天而無私以見聖人用兵皆道德也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 震按文王伐罪之師豈可以謀伐仇怨言乎仇如公侯好仇之仇傳據爾雅釋之爲匹是也仇方大國也兄弟衆與國也以崇彊暴不易伐故詢之大國與已匹者而連合衆與國然後興師當時大國小國雖皆其服於文王者文王未嘗稱王則交鄰匹敵之義耳殊其辭以別大小故曰詢曰同曰仇方曰兄弟又大國或大夫至小國君自至如春秋時事也國語曰咨親爲詢韋注云詢親戚之謀

靈臺四章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 震按論倫同音故倫通用論古字經綸亦通作經論辟廱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 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王制篇 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于彼西雝 傳云雝澤也 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岐注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閟燕則遊止肆樂於此不必以爲太學於詩辭前後尤協矣

下武首章箋云下猶後也 震按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後義下

武謂繼承步武故曰世有哲王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屈原離騷之賦曰及前王之踵武

三章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則其先人也震按孝思所思皆本於孝也長此孝思遂能所思無非至則則者準則之謂不越畔斯適當乎則矣呂伯恭讀詩記說烝民之二章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以倒此詩所言孝思何者是其則凡人以心應萬事心之官則思未有不思而昏昧以行者是終身之行思統乎其全惟仁人孝子能盡人道修已安百姓舉動無不合於天則斯以成其仁孝否則仁孝有虧由是言之終身之行統於思終身之思統於孝行之則思之則孝之則一也詩美武王繼世德定天下所思不越乎則皆本其作求之孝故曰孝思維則下章又申之曰昭哉嗣先世之事此詩大旨合盡君道盡子道爲一以美前王厲後王重有望於爲孝子自爲仁君也通其義雖舜禹所思異其先人而所思之本在不忘孝實無二致

生民首章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震按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間儒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閟亦立姜嫄廟謂之閟宮魯何以作閟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於詩曰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享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辭徒以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堯商人禘舜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嚳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會謂王者事祖禰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間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



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竝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卽魯頌閟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無疵之極辭克也者不有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益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當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

子何也古字丕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畀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禮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祠高禖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蕭戒不御箋云凤之言肅也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為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譽為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娀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辭涉禨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既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為不祥則棄不以為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夙早育長也箋云夙之言肅也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震按說文夙早敬也此詩下句言生而養長上句蓋言既娠至於生早敬不怠耳

三章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震按史記言馬牛過者皆辟不踐用毛詩說耳腓謂之腓脛後也字如春秋傳使字敬叔之字養也牛羊以乳就養之則翼兒在其脛腓間故曰腓字矣猶子文虎乳之之事

會伐平林傳又為人所收取之震按既人所收取當不復奪於人而棄矣蓋生子以為不祥雖始棄見牛羊腓字猶但怪異之

徙而欲遠寘平林多人又避去遂棄寒氷無人之所耳至見鳥覆翼後乃知天實生之不敢終棄之也

厥聲載路傳路大也　震按凡物載之而遠故載有載達載行之義逸詩淑愼爾止無載爾僞是行詐僞傳達於人國語登年以載其毒是行毒害達及於衆皇矣篇串夷載路言歸往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即所謂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此詩言聲音之大達聞於道路雨載路可互證

五章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頴實栗傳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褒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頴垂頴也栗其實栗栗然箋云方齊等也苞亦茂也種生不雜也褒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　震按實方當與大田篇既方互考方皆讀爲房穀實外稃甲謂之房既房言既生稃甲時實房言生意欲萌未解稃甲時即所謂實函斯活也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互考皆叢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今方言猶呼叢爲本與傳合爾雅云苞豐也苞頴也如竹箭曰苞義互相足鴇羽篇箋云頴者根相迫栖致也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穎實苞即所謂繹繹其達時也種當如箋說孔沖遠引不稂不莠申之是叢生之後乃能辨其苗盡得種之善不雜稂莠其間也褒則褒然其苗盛長發則葉滿密後抽發其穗秀者如所謂黍稷方華也堅則粒成而堅矣好則粒齊而充無耗減者矣穗垂曰頴良耜篇云積之栗栗爾雅栗栗衆也郭璞云積聚緻此言於堅好垂頴後益在穗繁多緻密

栗栗然是爲豐熟詩辭相比次上下可推至其字義推之經中有通證庶少差失說者往往緣辭生訓偏舉一隅惑滋多於是矣

行葦首章莫遠具爾箋云爾謂進之也 震按爾猶此也如春秋傳公與爲爾也公與議爾也爾是此三字義通言無有在遠者皆具集於此相親接爲之設筵授几

既醉六章室家之壺傳壺廣也 震按爾雅宮中巷謂之壺壺字無他義蓋言所錫之善在屋室之內耳下文始舉以實之國語引此詩說之曰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借居室所容衍之爲廣裕民人猶借周行二字衍之爲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毛詩皆本其意

公劉篇義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 震按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生（俗本國語脫去王字宋本及史記並有）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不窋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夏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而后稷之官及有邰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年據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邰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

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弃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與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弃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未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氐之際殆不絶如縷典文譜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諸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辭毛詩云遭戹人亂迺逐公劉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據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後帝皐帝發帝桀不窋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人致疑於自桀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窋上祠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邰北百餘里邰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窋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不窋遭迫逐自邰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思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邰故封至公劉而復邰在渭北非得邰無由絶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邰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卷阿五章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爲輔翼箋云馮馮几也翼助也震按馮滿也謂忠誠滿於內翼之言盛也謂威儀盛於外馮翼二字古人多連舉屈原賦之馮翼惟象泑南鴻烈之馮馮翼翼皆指氣化充滿盛作然後有形與物

民勞首章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僭不畏明震按無縱詭隨式遏寇虐五章竝言之以對文見義此益言無縱詭曲阿從之人以慎防其無良又止絶寇害暴虐者爲其會不畏明命而毒民詭隨寇虐惡之見於事也無良不畏明惡之根於其心也無良則必詭隨矣不畏明則滿其寇虐不顧矣小人之害國家大都不出此二者又詭隨乎上寇虐於下二者亦恒相因豈有無良而畏明也者是章推論其心後四章直舉其害

板五章亂茂資傳資財也震按予人以物曰資上言民之呻吟無以爲生此則言暴虐喪亂之政無復有資救埤益國者故繼之曰曾莫惠我師

桑柔首章倉兄填兮傳填久也震按填如小宛篇哀我填寡之填徒典切字亦作疹韓詩云疹苦也

三章國步蔑資震按言無或資救以埤益此國步者承國步斯頻而云然

六章莽云不逮震按詩中云字皆爲辭助者多矣有進心而使之不敢前所謂如溯風而行不能喘息也

十一章弗求弗迪傳迪進也震按迪之言啟也達也見於尚書二十八篇者所施不同義歸於一說者緣辭生訓一篇之中遂

多差違

十三章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對荅也見道聽之言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宜臥如醉 震按國語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又云倚几有誦訓之諫又云使工誦諫於朝凡誦者皆爲誦成言以納箴諫詩蓋謂聽人言則與之應荅非耳無聞知者也及爲之誦言箴諫乃如醉而漫不省者矣

十五章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 震按上多涼德而善欺背以害民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上行暴虐而競逐用力則民亦巧避而罔適矣上肆其貪而盜奪爲寇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故詩連舉民之罔極民之罔適民之未戾皆職由貪人敗類者在位所致以見亂不起於民當循其本也苟亂成



前讐民亦大惑矣

雲漢首章寧莫我聽 震按寧乃也語之轉篇內寧丁我躬胡寧忍予寧俾我遯胡寧瘨我以旱竝同箋我遯言使我不能安於上位也

韓奕首章奕奕梁山 震按箋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其說非也夏陽之梁山在西周畿內水經注高梁水首受濕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分東逕梁山南顧炎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

二章鞹革金厄傳厄烏蠋也箋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捥之 震按士喪禮苴絰大鬲喪服作揭說曰盈手曰揭中人之手捥圍

九寸益兩指搤合如環謂之搤因以爲環名說文搤扼本一字省作扼尸俗書相仍寫尸作厄

三章出宿于屠震按屠卽鄔說文云左馮翊鄔陽亭今西安府同州有鄔谷

六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箋云燕安也震按箋於箴義下云韓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箋蓋誤證耳漢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酈道元水經注曰聖水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釋文曰燕師王肅系統云北燕國顧炎武曰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

學海堂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鄭詩考正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周頌清廟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皆執行文王之德

震按詩中言文王不單舉文字倘祀武王成王必不可云秉武之德秉成之德也凡經傳以文贊美其人者不一皆經緯明備威儀敬慎之稱能執是德夫然後可以對於在天之靈而駿奔走以執廟中之事矣駿猶敏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震按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為成王七年千辰歲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後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丕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

甚明蓋同一丕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丕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丕顯於前丕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

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震按說文誩字下云嘉善也詩曰誩以謚我毛詩以嘉釋假正合誩字之義春秋傳引詩作何以恤我轉寫譌失耳爾雅釋詁云恤神溢慎也又云忩謚溢慎貉謚顯顧密寧靜也毛詩以慎釋溢義本爾雅而溢慎謚爾雅又皆爲靜蓋靜慎意得交通未有心氣不靜而可謂之慎者未有能慎而浮妄之動不除不貊然寧靜者說文謚無聲也史記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索隱曰恤謚聲近又莊子書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謚之爲溢爲恤亦聲音字形轉寫譌失古經難治類若是矣書之謚刑謂慎刑伏生今文尚書足據此詩承上文王之德之純而言嘉以慎我我共取之思取法文王嘉美之純德以敬慎也

維清肇禋迄用有成震按蔡邕書石經用魯詩而其作獨斷云維清一章五句奏象舞之所歌也蓋魯詩與毛詩皆以爲歌維清舞象箾南矣周人制禮作樂推本功德所起象文王時武功而作者謂之象維清專爲象舞之樂章故歸功文王而言此天下澄清光昭於無窮者文王之法典實開始禋祀皇天盛禮以迄於今而有成是周有天下之祥如此也辭彌少而意指極深遠烈文維王其崇之震按此詩成王之辭首言烈文辟公美其有

功烈有文德則是先王之所大封故繼曰錫茲祉福惠我無疆錫者本於上之辭詩中言我者多爲已與人共樂親之之辭先王既錫祉福又且惠愛無有疆限則子孫世世天子世世諸侯皆長保之所以長保之道勿封殖專利勿侈靡傷貨是乃先王之所崇尚承上錫與惠指先王則王爲自成王稱述先王也

念茲戎功傳戎大　震按戎功襲戴文武佐定天下之大功也成王即政之初其助祭諸侯往往佐文武立功者故篇首曰烈文辟公美其功也中曰念茲戎功使勿替厥功也終曰於乎前王不忘相與懷文武之德也

天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徂往行道也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　震按詩言岐山之道民所歸往視之坦然平易益心悅而願歸之故無艱阻也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章懷太子注云韓詩辟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據此與箋說以訂經之文辟君治韓詩鄭君治毛詩徂字者字所授經無異不知何時轉寫譌者作矣而沈存中云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王伯厚詩攷序云朱文公集傳彼岨者岐從韓詩今訂以韓詩辟君章句釋徂爲往伯厚益未深覈而爲是言耳沈所引後漢書乃朱輔疏譌作朱浮傳又譌徂作岨或皆轉寫致誤又驗其書所辨別惟矣字者字殊二字上皆

作岨不殊始欲證古經作者不作矣而書經轉寫於徂字偏旁涉筆偶舛集傳意在以險對夷實緣沈存中筆談譌文於中庸蒲盧也亦取筆談之臆說改舊注朱輔所引傳稱岐道雖僻及辟君稱岐道阻險但爲有夷之行發義不涉徂字詁訓後人因王伯厚之言遂爲韓詩生一誤證幸有韓詩徂往也之解尚存因沈存中之言檢朱浮傳無此語且於後漢書留一疑雖朱子博擇衆言以訂古猶憑譌文改經是以詳摭論之

昊天有成命傳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賡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　震按古字單亶通賡翻注國語亦破賡爲光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記載其文作流澤光二字益互相涉毛詩此篇傳義悉本國語叔向說是詩曰頌之盛德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謚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謀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謀故曰成以叔向晉之博聞者又去作詩之時世未遠詩教羣習未失詁訓語言未移其說如此後儒不能用其解者今之去叔向數倍於其去詩之作併舉叔向所解說不能通之矣古人謂全而無虧曰成謂昭示明信曰命天之昭示明信者百物生生同然無妄是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不棄其命之謂定命早夜敬恭其命有始未竟之謂基命凡德盛禮恭皆終身如始以爲未竟者也基如太子晉稱基德十五而始平之基（前言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以物皆得之無妄言謂之命天道也以物共覩之不渝言謂之信人道也故叔向於夙夜基命說之曰命信也究其實人道即天道王者求盡天道故詩不更其辭知其源而本之曰昊天有成命於是乎有畏天命之義故叔向以爲翼上二后之能受豈天諄諄然告之而聽受之乎舉凡尚賢好德使命之精微隨動隨應而皆有以不謬斯之謂受言乎受則有虛裏納善之義故叔向以爲德讓而賈景伯唐子正釋之曰謂詢於八虞訪於辛尹之類是也古人謂不自用爲讓謂百官族姓爲百姓詩中凡曰成王者毛詩云成是王事也不敢康者不泰然而居臣民之上則有資於臣鄰之義故叔向以爲敬百姓寬仁曰宥靜專審一曰密恭儉信寬帥歸於宥者宥一又其要道也續代不絕曰緝如授几有緝御之緝古人謂前後翌代曰明故以明釋緝猶爾雅以明釋翌也後不復舉明爲說則明非取光明義可知以緝熙者但言熙繼不絕而已起而有光曰熙敦篤曰亶重慎曰厚極之曰肆致極堅持無所中變曰固謀慮息安曰靖調適平不紛擾曰鮮故以厚釋亶以固釋肆以鮮釋靖蓋不已其光敦篤其心以致極治道於是乎平定息安天下合是詩所道庶幾謂之成王成其王事而無闕失之稱故叔向統繹全義而以故曰成終其說謂是乃爲成王之德也是乃爲能明文德而昭

之謂成能定武功而烈之謂成也是乃爲頌之極甚盛德也頌之體語少而意深遠此詩蔡邕獨斷亦以爲郊祀天地之所歌則魯詩與毛詩同詩陳二后奉若天道成王事求靖民之盛德周之能事天地在是毛鄭說詩賈唐注國語皆以成王非謂周成王身據叔向之全文可推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震按冬至祀天於圜丘報始也故以后稷配季秋享五帝於明堂報成也故以文王配周禮有祀天旅上帝之文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卽天也而分言之者統宰乎上則曰昊天上帝五方皆天而祈報風雨寒暑則於五方之天故曰五帝亦曰上帝此詩曰惟天其右之五方之天也周禮旅上帝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五帝也祀天又旅上帝猶祀地又旅四望既統事又分事其義始盡焉耳

執競不顯成康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震按成卽成王事之謂康如易稱康侯治安之謂也言丕顯乎成王事安國家爲上帝之所皇大自彼既成既安以覆有四方功烈斤斤然且明著無已彼指其時若以成康字爲成王康王則頌武王止云執競云無競維烈而頌成康之丕顯上帝皇大之辭過於武又直似武王尚未克定四方自彼成康而於是乎奄有亦難通曉以祭禮考之時祭各於其廟祫祭皆在太廟周家旣定禮典後必無合祭武王成康而上不及文王者矣

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籥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勑其車右以時事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震按勑保介者天子諸侯耕藉勸農保介乃同車之人田器置於其間故見諸詩辭以命諸侯急農事下云抑又何求乎惟民之如何用力於新田畬田者是急耳麥則將受上帝明賜矣盡力於耕又將畀以豐年也命農具田器錢鎛之屬以豳詩合之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其事夏小正農緯厥耒農率均田初服於公田皆紀在正月則莫春爲周之三月夏之正月無疑後人不解三代時月相變在漢儒蓋明知之無待辨論故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云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禮記明堂位篇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孟春謂夏之仲冬季夏六月謂孟夏四月正與詩所言莫春合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一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何休注公羊春秋謂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建丑之月爲正鷄鳴爲朔法物見色尚白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此三代時月正朔相變之義陳寵何休猶能言之使四時不隨月而改是周之時夏之時一也孔子又何必言行夏之時乎

噫嘻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嘻有所多大

之聲也假至也震按詩凡言昭假者義爲昭其誠敬以假於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格爾之言此也如莫遠具爾者定爾功之爾詩首以噫嘻發辭噫嘻猶噫歆祝神之聲儀禮旣夕篇曰聲三注云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噫興即士虞篇注云聲者噫歆也禮記曾子問篇注云聲噫歆警神也此詩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所歌故噫嘻於神而言成是王事昭假在此以爲民祈禱旣祈之後率農播種而徧使之盡力焉益民事即王事重農乃所以成之也周禮圜丘四郊之祀圜丘祀昊天上帝四郊祀五帝而統事天分事天之義於是乎備圜丘惟冬至一舉四郊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舉祀五帝無非重農爲民以成王事而已圜丘郊之大者也王者之專事天也四郊郊之細者也王者之爲民事事天也大主統細主分而禮之隆殺如之專事天不敢不詳也故四時迭舉聖人制禮之精意也

雝綏予孝子震按詩中曰天子穆穆明明爲美主祭者之辭非主祭者自爲辭也詩凡言綏者如綏以多福綏我眉壽以綏後祿辭義竝歸主祭者受神降之福此則下所云使之世世有通哲者爲之臣備文武之德者以爲君而事天昌後永久不替以及眉壽繁祉是也又廟號自考已上通稱考如五廟曰祖考廟曰顯考廟曰皇考廟曰王考廟曰考廟爾雅釋親自父母已上不離父母之稱而主祭者入廟門則全乎子子亦在廟通稱箋以烈考文母爲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是皇考烈考文母祫祭統

稱祖與妣之在廟中者固無所隔也蔡邕說此詩禘太祖之所歌與毛詩同篇名又謂之徹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注云徹者歌雝是也周禘歌雝於徹徹歌雝於徹至後三家亦以雝徹天子之樂章下用於大夫而不自知其無取於義相襲然也尸出而徹故言薦牡陳俎以受釐而歸福於主祭者繫雝於徹於禘祭之末詩中辭義明顯可推

武者定爾功震按爾猶此也

閔予小子陟降庭止震按此言武王常念文王之道一陟一降於庭皆效法文王而行之即訪落所謂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也益其克孝可以永世爲子孫常者在此而文武之緒在此矣

訪落於乎悠哉朕未有艾箋云艾久數震按艾讀爲芟刈之刈芟之言止也有續未竟曰未艾小雅庭燎之二章曰夜未艾後於未央央中也先於卿晨春秋傳曰國未艾也又曰大勞未艾並未有竟止之謂此言朕未有艾者循行昭考之道未有可止以見悠遠難終故下云繼猶判渙判渙即伴奐展舒而常不盡之意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震按上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即所謂念茲皇祖陟降庭止也歎美武王紹述文王之道家庭上下陟降無不由之以安固尊顯此成王之知難而又致其慕如是

小毖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傳荓蜂摩曳也震按爾雅粵爰掣曳也注云謂牽挽今考詩辭言我無牽挽使失行而致辛毒徒自

上昭乎天天以武王代之皇如惟皇上帝之皇謂天也綏萬邦是代天子事克定厥家是代天子之位

資敷時繹思（震）按思辭助也言布是文王之事而尋繹之故章末云於繹思歎美武王繼承尋繹之善也

我徂維求定（震）按謂往克商求安天下蓋聖人無取天下之意有安天下之仁

時周之命箋云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震）按蔡邕亦以此詩爲大封於廟賜有德之所歌與毛詩同春秋傳引桓賚並繫之武則奏大武之所歌大封正武王時功成之一事舞大武歌此諸篇爲六成之節頌作於成王時所以推明武功而美之則詩頌美武王非爲諸侯言明矣樂記曰武始而北出

求得之耳此言懲於前下則言愼於後

繇衣不敖傳吳譁也（震）按吳方言云大也說文云大言也徐鍇以爲大言故失口以出聲

酌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箋云介助也（震）按詩言武王時晦則晦故有灼鑠之師但遵時而安養及時顯則顯故天乃大助而克寵受於天成蹻蹻王者之爲下言則有嗣之用衆者實維此事允師明衆不可輕用也

桓皇以間之傳間代也（震）按詩中未嘗一語及商獨間之爲代商之字於文無所承指似難强通蓋上言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則是保有其士衆而往用之四方遂克定周家王業此所以綏萬邦者豈復諸侯之事乎實天子之事而武王之德

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鄭注云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今考詩中我徂維求定之云適合大封於旋反後故春秋傳以賚爲其三桓爲其六詩章與舞之取義協殆篇第未亂時舊次有天命然後可以大封而繹繼文王求安天下實受命所自篇首述武王之意末二句則致贊美之辭著之樂章使天下咸知周受命之正也

般隋山喬嶽允猶翕河　震按爾雅巒山隋隋與橢聲義通圖長曰橢凡山之形不正圜故有隋之名謂山之圜而長者喬與嶠同爾雅銳而高嶠是也河會衆流不翕則泛溢水性不常不允則不久翕山主乎靜故以形言曰隋曰喬水主乎動故以德言曰允曰翕於皇是周言周既代殷也陟其高山謂方嶽也山嶽之隋之喬者喬河聚於是而對之是周之受命而於此秩祭也古書猶由交通益同聲轉寫之譌遂相沿爲古字通用以免改字詩篇取於義名般般旋也旋徧天下也時邁播柴祀天告以方望之事般則望而秩祭山川非受命不得巡狩猶之非受命不得大封故時邁曰昊天其子之而賚與般皆曰時周之命云爾

魯頌泮水首章思樂泮水　震按泮水出曲阜縣治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通典云兗州泗水縣有泮水是也泗水縣即魯卜邑

二章匪怒伊教　震按凡使民畏威而遠罪之事無非教此則言非由怒而足以教化人所以申明其德音之昭昭也或以此一

語證泮宮爲諸侯之學於詩意亦謬矣

五章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震按穀梁春秋云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作泮宮蓋亦增益更治耳魯有泮水作宮其上故他國絕不聞有泮宮獨魯有之泮宮也者其魯人於此祀后稷乎魯有文王廟稱周廟而郊祀后稷因作宮於都南泮水上尤非諸侯廟制所得及宮卽水爲名稱泮宮采蘩篇傳云宮廟也是宮與廟異名同實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頖宮 泮與頖同聲假借 鄭注云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詩曰從公于邁曰昭假烈祖靡有不孝明在國都之外祀后稷之地曰獻馘獻囚獻功蓋魯於祀后稷之地時亦就之賞有功也王制篇之言作於漢文帝時多涉傳會未必據證春秋僖十三年夏會于



咸魯齊宋陳衛鄭 國許曹凡八國 左傳曰淮夷病杞故十六年冬會于淮 同前加邢凡九國 左傳曰謀鄫杜注云鄫爲淮夷所病故 且東畧也齊桓公會諸侯而城緣陵遷杞又城鄫不果城而還其不以師加淮夷必有淮夷求成獻賂之事不足書故不見於經傳此詩至五章已後乃及淮夷非全無是事而徒侈言之矣淮夷近魯魯所當使之服則詩又以勉魯侯矣

閟宮二章敦商之旅 震按敦於文从攴隸省作攵本督責之義敦篤督語之轉說文敦字下一曰誰何也史記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崔浩云何或爲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誰呵亦卽呵止蓋敦商之旅猶云遏商之旅耳

三章周公皇祖 震按皇祖周公倒句以就韻

四章二壽作朋 震按三壽謂上壽中壽下壽之人作朋言皆得與爲比壽由是引而極之故又曰如岡如陵王伯厚云晉姜鼎銘曰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

五章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 震按鄭康成注周禮小司徒職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成三百家家可任者一人計之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三十人是十而取一周禮小司徒職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宜謂此司馬法一

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考之小司徒職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通上中下地率之凡二家五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計七百五十人而長轂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亦十而取一前法家可任者一人正卒也此法二家五人通正羨之卒也除正卒二人其餘二家三人爲羨卒所謂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起之作之並十取一然則百井九百夫之中起正卒三十羨卒四十五六十夫而取二正卒三羨卒共五人唐李靖稱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

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此卽孫子所謂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賈戰國時敝民窮師之爲而包咸之徒信用王制傳會之說以大必不踰百里然不得言封建諸侯無千乘之國遂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俗儒治經不能稽遠語之以大國方數百里則以爲失制獨不疑十井共一乘亡國之政民不堪命不至是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一乘士徒凡三十人者適合魯千乘之國故曰公車千乘康成箋詩據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稱三萬實減退七千五百人其答林碩又云二軍之大數則實加五千人孔沖遠謂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似二軍可稱三萬三軍當稱四萬也國語管仲制萬人爲一軍而曰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數雖與是詩相當魯未必用齊法宜據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法釋詩而二軍三軍勿泥其數可也

壽胥與試震按胥皆也試用也言黃髮台背諸壽之徵皆與之歷用備有也

九章新廟奕奕箋云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震按首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卽繩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若閟宮非姜嫄廟無此立言之體矣其曰是生后稷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明郊祀后稷因推后稷所生此魯有姜嫄廟之所以然也太王文武之興周其祥固開於姜嫄者也魯侯承祀謹脩廟寢而有此新廟奕奕言一姜嫄廟而餘廟可

見以姜嫄爲廟之先且遠故也魯有文王廟不在廟制之內故異其稱曰周廟上溯至后稷且至姜嫄尤當異稱故曰泮宮曰閟宮閟之言局閑靜愼也以周之厥初生民魯人又謂爲禖宮神之也毛詩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康成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陸德明序錄云魯人）

商頌那亦不夷懌（震按亦不猶云不亦古語然耳）

長發首章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娀契母也（震按此有娀但指契母方將者言其後欲大耳史記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此詩言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著契佐禹之功也言帝立子生商著受姓所起由是世世相繼商日以盛也

三章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震按此言自商之先祖至湯世有明德天命不去齊同以集有天下之大命

四章爲下國綏旐（震按孔子三朝記云所以爲儀綏于國曾子制言云行爲表綏于天下綏者懸綏於高民所瞻望之謂旐亦垂飾章美以示儀者也言爲下國卹而取法

不競不絿傳絿急也箋云競逐也（震按絿本引絲之急廣韻云急引也凡競逐躁急剛猛柔弱皆害於施政教

五章爲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也（震按綏旐言望之以爲法也駿厖言恃之以爲安也上章言政此章言勇上章但言球玉此章則言供貢義各相配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終

嘉慶庚辰冬葉　幹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一

呆溪詩經補注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傳曰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窈窕幽閒也（疏云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以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淑善也逑匹也（採炎云相求之匹）鄭箋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震挼箋說非也古字鷙通用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劉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鴡鳩氏司馬也說曰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此義之兼取鷙者不得如箋所云明矣雎鳩之有別本於其性成



學海堂

歙戴吉士震　著

是以詩寄意焉凡詩辭於物但取一端不必泥其類窈窕謂
容也其容幽閒窈窕然禮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德
之表屈原賦九歌曰子兮善窈窕亦以容言之慕子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毛傳曰荇接余也俗呼荇絲菜夏月開黃華流求也寤覺也寐寢也鄭箋
曰左右助也言后妃將供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疏云案天
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集傳曰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
順水之流而取之也震按參說文引詩作槮木長貌此詩卒
章曰左右芼之明言爲芼非爲菹也菹與醢相從實諸豆周
禮七菹韭菹菁菹茆菹葵菹芹菹箈菹筍菹是也芼與羹相
從實諸鉶儀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腐義曰牲用魚芼之以
薸藻內則曰饘飽酒醴芼羹又曰雉兔皆有芼是也芼之而
猶曰左右不必爲無方則左右者蓋至近之辭流之言在流
水之次有潔濯之美可以當求取耳直以求取訓流則非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鄭箋曰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
之乎不周曰輾震按思服王肅云服膺思念之是也爾雅悠
遠也箋說爲后妃求賢女與之供己職古者天子諸侯內宮
意廣求之人有數皆不得任集傳爲宮中之人於文王之妃太姒始至見而美之因
本其未得言憂思之深至於如此予繹此詩蓋言必窈窕之
淑女乃宜配君子未得其人求之不可不專且至所以明事
之當重無過於此者關雎之言夫婦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

中歌之燕饗傳聞其樂章知君臣夫婦之正焉禮樂之教遠矣非指一人一事爲之者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集傳曰采取而擇之也震按采擇取也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毛傳曰芼擇也集傳曰芼熟而薦之也震按爾雅芼搴也郭注云謂拔取菜蓋因采之芼之相次比宜其不遠毛詩則以三章之次先求次取次宜爲擇故不從爾雅集傳以采已兼擇故用董氏說爲熟薦不從毛詩董氏說見呂伯恭讀詩記三說皆緣辭生訓於字之偏旁不能明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亦引此詩而云艸覆蔓又於詩之前後失次大致說經者就經傳合而不可通於經舉此一字知訓詁之失傳久矣考之禮羹羹酏湆湆芼凡四物肉謂之醢菜謂之芼湆醢生爲之是爲豆實芼則湆烹之禮注清肉汁也故湆芼有別芼之言用爲鉶芼也

關雎鄭分五章　求賢妃也故其三章曰求之不得難之也

難之也者重之也蓋周初作之以爲房中之樂燕禮注云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詩譜云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又謂之燕樂周禮磬師注云燕樂房中之樂亦曰鄉樂升歌笙閒之後堂上下合而奏之燕禮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南陔雅頌有
專爲樂章非詠時事者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
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正內德愼昏姻之際毛詩篇
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
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魯詩曰后夫人雞鳴
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史記曰
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漢書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齊韓之學亦皆以爲諷刺惟
毛詩與禮經合薛士龍云關唯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毛傳曰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
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黃鳥摶黍也方言鸝黃自關而東謂
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

鸝黃或謂之黃鳥郭注云其色黧黑而黃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震按
覃長也覃字本義說文云長味也故因爲凡長之通語生民詩曰實覃實訏施延也語之轉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毛傳曰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舍人云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孫炎云煮葛以爲
絺綌以煮之於濩故曰濩煮非訓濩爲煮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鄭箋曰服整也
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
整治之無厭倦震按莫莫猶幕幕也此因夏時服葛在躬而
念及治葛之事以見不可厭耳古字毋通用無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毛傳曰言我也師女師也汙煩也私燕服也害何也寧安也
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鄭箋曰煩煩擾之用功深阮孝緒字略云煩擾

猶揉也漪謂濯之耳集傳曰言辭也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震按言與云聲義相邇薄猶且也

葛覃三章　不忘女功也禮后夫人親蠶不親葛益當服葛之時猶念未嫁在父母家曾知葛事之勤而追賦之因以感而思歸寧也周書無逸之訓以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誦以爲戒然則葛覃之義其以視忘女功之勤勞而驕侈是從者孰宜法孰宜戒可知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毛傳曰采采事采之也疏云言勤事采采　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



盈之器也韓詩云頃筐畚也懷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集傳曰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托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震按采采衆多貌詩曰采采芣苢又曰蒹葭采采又曰蜉蝣之翼采采衣服皆一望衆多者卷耳芣苢又以見其多而易得之物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寘此懷念于周行之上下三章皆懷之事也周猶徧也通也行路也行爲行列字之音訓旁及而春秋傳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斷章見意如郤至之論公侯干城公侯腹心爲一美一刺於詩之本指不然也荀卿書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以明用心者之一情

之至也不貳其得詩之意者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

毛傳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

也姑且也人君黃金罍許叔重五經異義罍制今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毛詩說罍酒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取雲靁之象永長也震按爾雅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毛詩殆轉寫誤也金者五金之統名罍說文云龜目酒尊刻雲靁象三章皆承上感念于周行而言陟山謂君子行邁所陟也酌酒願君子且酌以解其憂勞也鄭箋以爲后妃言使臣以兵役之事勤勞于山險出使而反君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集傳以爲后妃託言欲登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不至於長以爲念二說皆未然與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毛傳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五經異義爵制一升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觚亦五升所以罰不敬古毛詩說觚大七升謹案觚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鄭箋曰觚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飲酒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震按觚亦作觶周禮所謂觶撻行禮用之爲罰爵常飲酒則否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毛傳曰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孫炎云馬疲不能進之病也痛病也吁憂也震按爾雅釋山云土戴石爲砠砠字從石以石上見也僕御者也痛

葢勞於御車而疲病言馬言僕則君子之勞可知吁當爲盱何人斯之詩曰壹者之來云何其盱都人士之詩曰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皆不得見而遠望之意說文盱張目也爾雅盱憂也毛詩於盱字不復釋則皆蒙卷耳傳矣今此詩及傳作吁者後人轉寫之譌耳

卷耳四章　感念於君子行邁之憂勞而作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毛傳曰木下曲曰樛履祿也綏安也震按詩中凡言葛藟謂葛之藤蔓耳古曰藟今曰藤古今語也舊說分葛藟爲二物一藤之類當之非也以對下福祿因別指福祉吉事是謂福履毛鄭詩以上二言喻后妃以恩意下逮衆妾故衆妾得以上附而進御於君下君子則指君集傳以爲衆妾樂后妃之德而稱願之恐君子之稱不可通于婦人乃云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是與他處樂只君子獨別不然矣詩辭本無從知爲衆妾美后妃所作葛藟之附樛木福履之隨君子實樛木有以來之君子有以致之也以是言之亦可知詩人之言福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傳曰荒奄也將大也鄭箋曰將猶扶助也震按將猶進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傳曰縈旋也

樛木三章　下美上之詩也毛詩篇義曰樛木后妃逮下

也未聞其審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詵詵衆多也振振仁厚也集傳曰詵詵和集貌振振盛貌震按螽草蟲以股鳴者其類不一斯辭也或曰螽斯或曰斯螽便文協句如鷺斯斯于之類言羽者于其飛之盛見之詵詵衆盛貌與駪駪莘甡侁侁等字聲義相邇振振儀容之盛也毛詩於振振公子振振君子皆曰信厚也于振振驚曰羣飛貌晉童謠均服振振杜豫云盛貌韋昭云威武也緣辭生訓故說各不同毛鄭以宜爾子孫直言后妃集傳以爲亦指螽斯毛鄭是也物以多見其盛人則以多賢爲盛詩之稱美者如是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傳曰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愼也集傳曰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本爾雅繩亦作慲抑之詩曰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以教令之出不苟則子孫戒愼守之萬民咸奉行之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毛傳曰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集傳曰蟄蟄亦多意震按毛傳是也古字輯通用揖史記揖五瑞又秦刻石慱心揖志

螽斯三章　亦下美上也毛詩篇義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傳曰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之子嫁子也于往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傳曰蕡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傳曰蓁蓁至盛貌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桃夭三章　歌於嫁子之詩也家之大善曰宜以美以誨

兩見之與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毛傳曰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李巡云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丁丁椓杙聲也爾雅樴之謂杙李巡云謂橛也赳赳武貌干扞也孫炎云干盾所以自蔽扞集傳曰肅肅整飭貌震按毛鄭以肅肅兔罝爲其人之不忘恭敬集傳以爲罝之整飭集傳是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傳曰逵九達之道韓詩薛君章句云中逵中九交之道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兔罝三章　美用賢也金吉甫曰按墨子書文王舉閎天泰顛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見尚賢上第八據金氏說則赳赳武夫本其往昔所爲而質言之者也於此見舉賢之不遺微賤而得國士良佐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車前也宜懷妊焉陸璣草木蟲魚疏云其子治婦人生難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震按采采衆多貌薄猶且也采之往取也有之覩其有也

采采茉苢薄言掇之采采茉苢薄言捋之

毛傳曰掇拾也捋取也震按掇穗折之也捋一手持其穗一手將取之也車前之用在子故捋之

采采茉苢薄言襭之

毛傳曰祜執衽也孫炎云捋扱衣上衽　李巡云扱衣上衽於帶　震按婦人之衣連衣裳不殊之衽者裳之旁幅也蓋襟貯之而捋其衽或扱諸帶

茉苢三章　言室家之樂以見治化之盛有徵也毛詩篇義曰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以是言之徵之室家和平而知天下和平也故周南王者之風也韓詩曰茉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章句謂茉苢爲澤瀉以采之不已喻君子有惡疾猶守而不離去　於義爲狹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傳曰喬上竦也思辭也潛行爲泳永長也方泭也　方言泭謂之桴桴筏筏秦晉之通語也　震按爾雅休休蔭也　郭注云今俗語呼樹蔭爲休　休思或作休息者轉寫之譌韓詩外傳引此作不可休思　釋文云本或作休息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字假作思　周禮職方氏荊州其川江漢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傳曰翹翹薪貌　疏云薪高貌　錯雜也秣養也　說文秣食馬穀也　鄭箋曰楚

雜薪之中尤翹翹者說文楚叢名荊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
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凡致禮餼則有匄禾所以
秣馬震按箋云示有意者謂詩設言以見悅之深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傳曰蔞草中之翹翹然馬融云蔞蒿也震按周禮注鄭司農云馬
二歲曰駒三歲曰駟

漢廣三章　言男女之禮教行也故有悅色之情而美是
女之不可求民咸知禮義故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如調飢
毛傳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汝水出大孟山東入淮墳大防也考工記注
妨胡胡子

之國在楚旁漢志汝南郡汝陰故胡國地道記有陶丘鄉詩所謂汝墳伐其餘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怒飢意也調朝也鄭箋曰怒思也方言大不可云怒夏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怒或曰溼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溼或謂之怒又云凡思之貌或曰怒集傳曰調一作輖重也釋文亦云調又作輖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傳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鄭箋曰于已反得見
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毛傳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韓詩作娓薛君云烈火也孔甚也邇
近也鄭箋曰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震按父母孔邇鄭箋
以爲君子仕於亂世當念之而遠罪不避勞役疏云或不堪勞苦避役死

十一集傳則以爲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余繹此詩汝旁之國其民以王室徵役而往時紂政暴虐則或有不免於死亡之憂役作之勞瘁其小者也然王室之虐遠而父母之邦恩德甚近言遯者對王室遠也上言王室亦以對父母之指侯邦也錄之周南葢見紂自暴虐而文王典治之國自使民可懷若家之父母不必云孔遯民不父母其君而以目方伯又不然矣

汝墳三章　言君子從役之勞也於此見殷之失民而民之懷其國者實周之治功所被遠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毛傳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嘆辭震按振振容儀之盛也鄭箋謂公子有似於麟集傳以麟喻文王后妃之仁以趾喻公子箋說是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傳曰定題也（說文題顙也）公姓公同姓集傳曰公姓公孫也姓之言生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毛傳曰公族公同祖也

麟趾三章　美公子之賢比於麟也麟之儀表見於趾額角矣公子之賢則見其振振矣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一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二

## 杲溪詩經補注

學海堂
歙戴吉士震著

###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毛傳曰鳩尸鳩秸鞠也（又名布穀）百兩百乘也（疏云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輛馬稱匹）鄭箋曰御迎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傳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震按古字房通用方（小雅既方既阜大雅實方實苞箋於小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是方有房義漢書山陽郡方與晉灼云音房豫是方有房音方之猶居之也左傳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杜注云房舍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傳曰盈滿也鄭箋曰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集傳曰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　言夫人始嫁之禮也昏禮治化之原也故其禮盛禮盛所以使人知夫婦之正也所以使人修其內德而不敢苟也鵲巢之詩亦周初作之以爲房中之樂凡樂章或言德焉或言禮焉彰教也稱美以樂之而人心將不移於惡樂之道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傳曰蘩皤蒿也疏云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于其傍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于於也沼池也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也之事祭事也如春秋書有事于太廟鄭箋曰于以猶言往以事于太廟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集傳或曰蘩所以生蠶毛詩于采蘩祁祁云蘩白蒿也所以生蠶震按夏小正二月榮堇采蘩說曰皆豆實也儀禮用堇菹豆及葵爲滑又有葵菹與蘩爲豆實不見于經

藻之菜或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然則采蘩之爲供祭事明矣蘩不在七菹之數其用未聞毛詩謂公侯夫人執蘩菜王后則荇菜因詩傳會非禮制也爾雅小渚曰沚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傳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集傳或曰卽記所謂公桑蠶室也震按毛傳是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

毛傳曰被首飾也僮僮速敬也夙早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鄭箋曰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疏云諸侯之祭禮亡案特牲又陳鼎于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凤興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諸侯與士不必盡同天子禮記主婦髮髢鄭注少牢饋食禮云古者則大宗伯視滌濯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髢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髢焉此周禮所謂次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疏云被之祁祁據祭畢則被之爲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爲視濯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集傳或曰公卽所謂公桑也震按箋以上二言指將祭之前下二言指既祭之後蓋舉前後而祭時之肅敬不必言也鄭氏注禮合次與髮髢爲一其箋足詩又合被與髮髢爲一被之爲次恐未然也周禮王后之六服三翟皆祭服從王祭先王服褕衣祭先公服揄翟祭羣小祀服闕翟鞠衣告桑事之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之首服編追師注云編編列髮爲衣之首服次追師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髢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緣轉注髮又作髮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翟也下言鬒髮如雲不屑髮也箋曰髮髢也不用髮爲善義與說文合髮被古字通用然則是詩之被乃所謂髮不在副編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矣劉成國釋名云得以被助其髮也僮僮端直貌祁祁如雲髮被也髮少者祁大雅韓奕曰祁祁如雲商頌玄鳥曰來假祁祁詩七月小雅出車曰采蘩祁祁大田曰興雨祁祁齊同之貌然則被之祁祁蓋多而不亂也舉一被而將事之敬可知也

采蘩三章　敬祭事也夫人之職莫大乎奉祭祀故射義曰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毛傳曰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蝝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震按阜大也如四牡孔阜之阜喓喓狀其聲故繫曰草蟲趯趯狀其躍故目之曰阜螽蝝之屬不一螽其統名也草蟲則凡小蟲草生者之通語也爾雅皇螽蠜李巡云蝗子也草蟲蝭蠜亦作負陸璣疏云小蝭蠜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螳螂謂之蜹蜩蝭螳亦作斯方言舂黍謂之蜹蜩郭注云今俗呼蚱蜢為螳螂郭注云又名蜹蜩江東呼蚱蜢為蜹蜩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為蜤蚸土螽蠭豁郭注云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蠆蓋因詩辭而別其名類以傳合之爾雅周秦之際所記解釋詩書往往緣辭生訓以為盡可證實則違經矣毛鄭以首二言為喻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中二言為在途時憂不當君子集傳以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如此集傳是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毛傳曰蕨鼈也草木疏云周秦齊魯曰鼈惙惙憂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傳曰薇菜也說文云似藿夷平也

草蟲三章　感念君子行役未返之詩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毛傳曰蘋大萍也俗呼四葉菜陸璣疏云五月有白華濱涯也藻聚藻也陸璣疏云藻有二種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行潦流潦也鄭箋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清故取名以爲戒震按爾雅萍萍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其大者蘋蘋與萍雜生而大故所謂浮萍蘋則有莖實二類也集傳說以郭氏之解萍者解蘋行路也雨水所流積於涅爲潦夏小正涅潦生苹說曰涅下處也有涅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苹也說文云潦雨水大貌趙臺卿注孟子云行潦道旁流潦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毛傳曰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疏曰俗本無足曰釜鄭箋曰亨蘋藻者於魚清之中是鉶羹之芼集傳曰蓋粗熟而淹以爲菹也震按作菹之法生爲之此爲芼非爲菹箋說是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毛傳曰奠置也宗室太宗之廟也尸主也齊敬也季少也鄭箋曰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惟君使有司爲之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俎實男子設之疏云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其盛蓋以黍稷集傳曰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祭祀之禮主婦薦豆實以菹

醢震按箋說是也祭祀在室中之奧此獨言牖下異於常奉祭事也考之禮牖下或室中或戶外以女禮則知爲戶外古者宮室之制戶設於室東南牖在戶西奧又在牖西爲室西南隅之名牖所以爲名也奧者其地幽奧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大夫妻助夫氏之

掇拾之雜而不倫如是矣爾雅毛詩學者所宗不可不知其源流得失也是以附論之

薇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毛傳曰憩息也

薇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毛傳曰說舍也方言稅舍車也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郭注云舍宜音寫鄭箋曰拜之言拔也震按施士匄毛詩說云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甘棠三章　周人之思召公也毛詩篇義曰甘棠美召伯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傳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震按下云速我獄速我訟則在人必有藉口者故先言已無致之之端以起下獄訟之無端而來也鄭箋以首一言爲道中始有露指二月中嫁取時下二言爲假多露以拒彊暴之男禮不足而非時強來集傳以爲女子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又云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於詩意皆未然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

室家不足

毛傳曰速召也獄埆也盧植云相質敲爭訟者也鄭箋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于我也室家不足

不足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疏曰知不爲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訟也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耦女所不從男子強來左傳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是也震按誰謂云者事之實無而疑於有維聽斷者之明

察其爲誣耳室家不足言於室家之道闕雖速我獄而情終
得白也集傳以爲貞女自訴而言又以室家不足爲禮未備
不若箋說之密矣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
亦不女從

毛傳曰墉牆也震按亦不女從謂事得直不從其誣辭舊說
以爲女自言不從彊暴之男則不必繫之速獄下矣

行露三章 美聽訟者之詩也男女之訟貞淫應之禮教
首重之韓詩以爲既許嫁矣見一禮不備守死不往其
說非也毛詩篇義曰行露召伯聽訟也未聞其審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毛傳曰素白也紽數也（疏云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疏云織素絲爲組綃以英飾裘之縫中）大夫羔裘以居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鄭箋曰退食爲減膳也自從公爲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震按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在朝君臣同服（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惟豹袪與君異耳）傳因退食自公爲退朝而燕居故云羔裘以居考之詩辭蓋在朝方退自公門出見者賦以美之禮朝廷曰退紽本作它一說讀爲予之佗矣（孫炎云紽縫之界域）佗加也其英飾五故曰五它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傳曰革猶皮也緎縫也（孫炎云緎縫之界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傳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震按一說細之施於縫禮注云細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也其下端餘絲垂爲飾者曰總

羔羊三章　美官職修也官民無事政明而頌聲作是故望其服飾容度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殽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毛傳曰殽靁聲也山南曰陽斯此也違去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震按何斯違斯毛鄭以爲君子適居此復轉行去此指在外勤勞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集傳以上斯指君子違斯言去此所而從役末一言毛鄭謂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集傳謂冀其早畢事而還歸集傳是也振振容儀之盛

殽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殽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殽其靁三章　感念君子行役而作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傳曰摽落也尚在樹者七鄭箋曰我當嫁者疏云以女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大令及時之取已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庶衆也迨及也集傳曰吉吉日也震按我者代辭鄭箋是也毛鄭皆以此詩專爲女子年二十當嫁者而言爲說本周禮又皆以梅之落喻年衰鄭則兼取梅落見已過春而至夏似迂曲難通集傳以爲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豈化行之世女宜有此懼邪亦非也古者嫁娶之期說歧而未定其以少長論者或主於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爲期盡之法據詩禮

證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二十曰弱冠
三十曰壯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
年而嫁蓋冠而後有室笄而可以嫁春秋傳晉侯問公年季
歲孰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男自二十至三
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男自二十至三
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昏姻以時者也譙周云男自二十以
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
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
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耳大戴禮記曰
男八歲而齔毀齒也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齔
十四然後其化成盧辯注云皆古者皆二十三十爲
端言之也墨子書曰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
婚姻之年十四十六爲嫁娶之期此舉其
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王肅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
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



其家此舉其中言之也周官經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
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
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
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舉其終之大限言之也不使
民之後期而聽其先期恐至於廢倫也亦所以順民之性而
民自遠於犯禮之行也周禮凡言會者皆謂歲計曰會中春
令會男女者使其屬稽之核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
昏嫁者許其殺禮殺禮則媒妁通言而行謂之不聘不聘謂
之奔故曰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奔之爲妻者也記曰聘則爲
妻奔則爲妾奔之爲妾者也買妾者納財而不用禮因其不
聘故爲之奔左傳聲伯之母不聘娶妻爲姒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

非有故而後期者爲不用令非仲春不禁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爲不用令國語句踐欲報吳誓其民曰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辜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辜此志在蕃育人民故限之使速昏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聞古人有禁也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周禮仲春許行之者皆男女以正者也其以日月論者或主於起自仲春至仲夏猶承春末未遠過此則止矣或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說曰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豳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采蘩夏小正繫之二月而衛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自納采至親迎節次非可驟施從容用禮然也荀卿書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傳同殺止云者蓋季秋之月農事備收昏娶之禮漸舉至冰泮已盛行仲春耕者少舍猶得合男女之事是時從容用禮者固多其貧不能昏嫁者會計其年因以是時許其殺禮自是而後民急農事昏嫁亦漸止矣周禮中春之令專爲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殺禮之由且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至是盡許其殺禮昏嫁過此豈有後期者哉凡昏娶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限以時月夫昏姻不使之六禮備則禮教不行夫婦之道闕而淫辟之罪繁不計少長以爲之期則過其盛壯之年而失人倫之正不許其殺禮則所立之期不行既殺禮而不限以時月則男女之訟必生以是言之周禮三十二十之期及中

春之令昭然矣荒政之十日多昏則又不計其年不限仲春而皆許殺禮者古人立中以定制女子卽過二十亦未遽爲年衰則知梅落非喻年衰也梅之落蓋喻女子有離父母之道及時當嫁耳首章言十猶餘七次章言十而餘三卒章言皆在頃筐喻待嫁者之先後畢嫁也周禮所言者實古人相承之治法此詩所言卽其見之民事者也錄之召南所以見治法之修明民咸知從令興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傳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傳曰塈取也鄭箋曰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



望之憂震按塈如民之攸塈之塈息也猶言置諸頃筐迨其謂之者女年期盡禮殺使媒妁通言而行也

摽有梅三章 言治教之行待嫁者之不使過期也蓋仲春歌于殺禮而嫁者之樂章桃夭歌于婚嫁之常用六禮者此歌于期盡而殺禮者男子之娶非有故不使過三十女子之嫁非有故不敢忽者也重人之倫也毛詩篇

噦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毛傳曰噦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爾雅大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噣謂之柳柳鶉火也肅肅疾貌宵夜也征行也實是也鄭箋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

更見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集傳曰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遬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震按上二言集傳是也下三言毛鄭是也凡妾其分者皆安於禮命之貴賤

噰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毛傳曰參伐也考工記注云伐屬白虎與參連體而六星國語注云參在實沈之次昴留也爾雅大梁昴也西陸昴也釋文云昴一名留　衾被也裯禪被也猶若也鄭箋曰裯牀帳也鄭志荅張逸曰今人名帳爲裯諸妾夜行抱衾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諸妾御於君所也尊卑有定而各安其等則內治修矣

小星二章　言妾之以禮御於君所也尊卑有定而各安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傳曰決復入爲汜鄭箋曰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嫡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傳曰水枝成渚（韓詩云一曰日渚）　震按既悔則不失相處之常矣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傳曰沱江之別者鄭箋曰嘯蹴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集傳曰過謂

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震按以與過一義耳變文以合韻不我過言其絕而遠之如所謂無有過而問者是也其嘯也歌則釋然於懷蓋悔而爲之感傷因以釋然也

江有汜三章　妾言其嫡之自悔而作也

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傳曰郊外曰野苞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誘道也鄭箋曰疾時無禮而言然震按毛鄭以上二言爲荒政之多昏將之以爲禮下二言爲女子期盡者思及伸春吉士使媒妁道成昏禮後儒或援誘射以證之恐未然也昏禮摯不用死況詩之卒章正言其不可誘耳集傳直目吉士爲强暴之男是又禮教獨不及於男子而詩人猶加之以美名也蓋獲麕於野白茅可以苞之女子當春有懷吉士宜若可誘之設言之也苞俗本譌作包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毛傳曰樸樕小木也（又名槲樕）純束猶苞之也鄭箋曰純讀如屯震按樸樕在林薪之易得者麕鹿在野田之易得者純束之以白茅則致其潔清有女比於玉則深其愛悅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毛傳曰舒徐也脫脫舒貌感動也帨佩巾也尨狗也鄭箋曰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集傳曰此章乃述女子拒

之之辭震按此承有女如玉而因言其度之安舒自持有節會不可犯干也曰我者自人我是女也鄉曲之大遇非習見者至則吠猶云無近而感是女之悅無或使大怪而吠蓋遠望之知其不可狎

野有死麕三章 言禮教之興雖里巷之女無可犯以非禮者也詩辭所涉曰林野曰麕麇曰尨吠亦以見鄉曲之遠於都邑也或曰詩言女之不可誘固善矣先之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何也曰女之待嫁所願者吉士也士之歸妻所願者有女如玉也誘之之云以甚言情之動於愛悅云如好色取其甚也而卒能無失乎禮義則風化之所被可落矣此詩教之善以情見禮義與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毛傳曰襛猶戎戎也唐棣栘也肅敬也雝和也鄭箋曰曷何也震按俗本襛旁作禾者轉寫之譌石經及釋文注疏本皆引此詩唐棣今之車下李晉宣室閣銘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蒴李一株圖詩為之鬱栘鬱語之轉以栘為夫栘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夫栘說爾雅者之疏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傳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疏曰鄭志張逸問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為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君奭注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武王為寧王震按後人以此為東周之詩附於二南者據春秋兩書王姬而欲附合其一洪氏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為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則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顧寧人曰按成

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此說非也春秋所書使魯主之者耳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奉漢以不書者蓋多矣史記桓王平王之孫也太子洩父早死桓王在位二十三年而此一當莊王四年一當十四年其非桓王姊妹無疑桓王之女則桓王之孫去平王遠矣且其下嫁者一爲襄公一爲桓公皆僖公之子襄公已立爲齊侯五年而後娶王姬桓公已立爲齊侯三年而後娶王姬詩人必不稱爲齊侯之子若毛鄭舊說齊侯丁公也齊侯呂伋見成王顧命雖史記云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蓋者疑辭其既老乃遇文王及成王之初猶在不得謂非過百年矣成王卽位十餘年間安知丁公不

已立爲齊侯而武王女至是適其子乎或又謂齊者齊一之義猶康侯之稱則詩中如厲王不稱謚而稱汾王諸侯固無不以國舉者是詩既無確證不必易毛鄭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傳曰伊維也緡綸也

何彼襛矣三章　王姬下嫁也取肅雝焉

彼苗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毛傳曰苗生苗苗葭蘆也李巡云初生豕牝曰豝毛傳曰苗出也疏云謂草生苗然出非訓爲出多士注云翼驅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田僕云設驅逆之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疏曰多士注云翼驅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田僕云設驅逆之車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鄭箋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

仁心之至疏云不忍盡殺令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于嗟者美之也震按春蒐以除田豕爲其害稼也田豕一歲曰豵說文云一歲豵尚叢聚也二歲曰豜說文云三歲豜能相把拏也三歲曰豣豕肩相及者一發五豝毛鄭以爲驅禽之禮集傳謂猶言中必疊雙毛鄭是也魯齊韓三家之詩皆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考之禮騶趣馬也虞虞人也月令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皇甫侃云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故爲七騶春秋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詘狂羣騶知禮杜元凱云六騶六閑之騶又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孔沖遠云掌馬之官兼掌御事周官經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山田澤野據是言之騶與虞田獵必共有事詩因而兼言兩官耳舉騶虞則騶之知禮虞之供職可知而騶虞以上之官大遠乎騶虞之微者亦可知射義所云樂官備其謂是與說射義者以五豝喻得賢才之多儗之爲失倫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毛傳曰蓬草名也一歲曰豵鄭箋曰豕生三日豵震按曰豝曰豵皆田豕小大之異名

騶虞二章　言春蒐之禮也除田豕也君舉其禮騶御虞人供其職歎美騶虞意不在騶虞也所以美君也壹發者君也雖騶御虞人之微而詩及之則備官又可知也故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二終

嘉應李恆春舊校
番禺高學瀛趙齊婁新校